

风物

## 怀念一架榆木犁

李 铭

家在辽西丘陵山地，地势起伏。能耕种的地块像是被丢落一般，东一块西一块没有规则。地垄短，边角多。再先进的耕种机械都没用，这样的土地只对一架犁有感情。

幼时的犁是木质，老榆木木性坚韧，强度和硬度适中，最适合做一架犁。榆木与南方产的榉木有“北榆南榉”之称。但在民间，很少有人知道榆木的这一盛名。乡亲们常说一个人不开窍为“榆木疙瘩”，大有损贬之意。细细揣摩，也会从中发现端倪。农人喜欢用榆木做一架犁，就是看中了榆木坚固向上的品质。

一架犁，伴随着父老乡亲，经风沐雨。土地的下面，杂草树木根须丛生，顽石和坑洼同在，犁要笑傲江湖一往无前，在如此恶劣和未知的情境之下开垦出一条丰收之路，可敬。

榆木质地佳，王谢堂前可以富丽堂皇。平常百姓家中物件，也常见榆木的身影。我家的饸饹床子就是老榆木做的，压出的饸饹条筋道耐嚼，清香扑鼻。一棵老榆树，要是有幸被做成了一架犁，那就变成了一棵榆树的标本，能够被岁月更久远地保存。

一架犁，是活着的一棵榆树的涅槃。

犁的形状像个英文字母“Y”，树龄短的榆树自然无法入选。随着木材的长势，顺势而为，造出的犁结实耐用。犁与铧是一对超级组合。最早的犁都是木质，深耕土地，创造了人类的农耕文明。铧却是一直在不断更新变化。石头的铧，木质的犁。铁制的铧，仍然是木质的犁。

铧在人类文明演变之中不断变得锐利先进，而犁却巍然屹立了几千年不倒。早春，北方大地上万物复苏，山头倾泻而下的阳光照射在耕种的农人身上。那是童年最美的一幅图画。

六姥爷是扶犁的高手，他的嘴里会吼出粗犷的吆喝声。那声音高亢短促有力量，脆响在整个丘陵山地间：

“嗒嗒，咧咧——嗒嗒，咧咧……”

两头黄牛拉着一架榆木的犁，恰似一棵活着的榆树在旅行。母亲在身后敲着葫芦瓜做的点种农具，我们叫“点葫芦头”。播种小粒的种子，比如谷子、高粱和糜子都得用这种点种农具。姑姑在身后挎着柳条筐在点肥，还有叔叔拿着粪筐在扬粪，哥哥在最后拉着合盖盖土的“簸箕”。这个簸箕也是木头做的，像一张弓，能够把翻开的田垄严密地合上……

这哪里是在种地，完全是一次草木精灵的聚会。

我的老家在辽西丘陵深处的山沟沟里，直到20多年前我离开家乡，乡亲们一直都是这样耕作。我家的那架榆木犁一直鲜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今年再回故园，我在仓房里发现了那架榆木犁。它现在被孤独地挂在墙上，像是苍老了一样，不仔细看甚至看不出它曾经是那个驰骋在沃土上的英雄。老公告诉我，这几年种地连机械的播种工具都不用了。农资超市有一种播种机器，手拿着往田垄里扎。扎一下就播种一粒种子，撒下一点化肥，这样节省了人力，也不浪费太多的种子。以往种地因为手工操作，往往是在撒下几粒种子，苗长高的时候，家家还要花费时间薅苗。

一架榆木犁被农人抛弃，谁是打败它的对手？时代的发展太过迅速，烽火台的硝烟被智能手机替代，城里的大商场和网上商城竞争。远在我的故园大山沟沟里，一架榆木的老犁也未能幸免——它不得不顺应历史的潮流，在我家阴暗的仓房里挂成一道风景。

当我们这些归乡的人怀念一架榆木犁的时候，它苍老得是否还记得田地里的那些事呢？

## 聆听月亮的抒情

陈海金

早该让晚风低低地吹  
抚摸白发的芦苇  
岸边，冷露打湿的等待  
是疼痛千年的暗疾  
曲水流韵，故乡  
是醉了醒，醒了又醉的情怀  
唤起多少游子  
日复一日的梦呓

早该让星光轻轻地闪  
这美丽的辞藻  
直抵秋天的心事

桂花的芳心，暗动  
在巷口，院落古道  
怀想青春的梦

谁的马蹄声声，一路追寻  
谱一曲深情的旋律

早该让月亮悠悠地唱  
任菊花消瘦的清影  
缠绵，摇曳，起舞  
让中秋，捧出月饼  
这一枚枚家书上的邮戳  
被爱的目光，读出  
一条条通向团圆的路  
拓印成亲情的版图

微小说

## 浇花

段锡民

“暑假帮我浇浇花好吗？老师要去师大培训。”龙岩老师俯着身问五年级小学生林宇。林宇是办公室的常客，此时正懒洋洋地看着墙角。听了老师客气的话，他吃惊地睁大眼睛，不就浇个花吗。

“钥匙，我家住……”

“知道，我去过。”林宇伸出手，老师把钥匙按进他的手心。

晚饭后，林宇三两口扒拉完一碗饭就要走，奶奶喊：又哪儿野去？林宇父母都到大城市打工了，这是个典型的小城市留守家庭。

“老师请我浇花，去侦察地形。”林宇举起钥匙理直气壮地说。

哎哟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，还帮人浇花？奶奶说。

“好事！不过老师钥匙交给你，家就托付给你了，要仔细啊，花要浇好，还要保证安全。”爷爷说。

“温晓妮就住龙岩老师那小区，咋偏找我？”听了爷爷的话，林宇才感觉到手里钥匙的沉重：唉！一暑假别想省心了。

龙岩老师单身，前年买的楼房。林宇打开房门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是化妆品的香味混合着花香。按亮灯，就见阳台和客厅角落满是花，数一数，12盆。花盆上贴着写了花名的纸条。

房间都敞着，林宇各屋察看了一番。突然，他在客厅的茶几前停下来，那里放着个精致的盒子。这种盒子很熟悉，装的是他喜欢的巧克力，父母春节回家给他带过一盒。尽管他不缺零花钱，但舍不得买这些东西，很贵呢。盒下压着一张字条：给浇花人的酬劳。

他伸手就去抓盒子，可中途停下了，左手狠拍一下右手：活没干，就想吃！

看着一盆盆生机勃勃的花，他有点儿茫然。给花浇水有讲究，综合实践课老师讲过的。他挠了一阵脑袋，只好默默记下花名，锁门离开了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他拉门要出去。奶奶问：去哪儿去？他昂起头，挑衅似的说：网吧！奶奶眼睛瞪圆了，爷爷做个手势：放假了，放松一下嘛。

今天爷爷乍开明了？林宇带着疑问往网吧走。时不时回头看爷爷会不会在屁股后跟来。



插画 胡文光

熟练地开机，他搜索起养花知识，记在本上：茉莉花夏季3至5天浇一次水；鹅掌木看到盆土表面干了再浇；发财树等到盆土完全干透才浇水……他时不时往门口望一眼，看爷爷是否偷袭。

还好，直到12种花都弄明白了，爷爷也没出现。他松口气，打开熟悉的网络游戏界面。咦！往日让他沉迷的游戏玩起来咋这么没劲呢？他摇摇头，离开网吧去老师家。

阳台缸里有水，他按本上记的给花浇水，又从厨房提来自来水给水缸补满。

喘口气在沙发上坐下，手伸向巧克力。刚触到盒子，一个疑问涌上了心头：老师咋知道我喜欢这个？就连最好的伙

伴王海洋我也没提起过，也没在日记里写过啊？小秘密都能猜到，看来老师很关心我啊。”他缩回手，老师够意思，我也不可能当馋猫。

第三次浇花是他跟王海洋疯玩了大半天后去的。浇完花，他真饿了，就又瞄上了盒子。老师说是劳动的酬劳，吃了也天经地义嘛，在家帮奶奶洗碗还有奖励呢。

可盒子还是没打开，因为他被这个“天经地义”难住了。帮老师干活要报酬，是天经地义吗？那老师背发烧的王蕾去医院诊疗了吗，帮张青阳交药费是天经地义吗？还有自己怕凉，老师做了个厚屁股垫，也是天经地义吗？他咽了口唾沫，把盒子放回茶几。

回到家，爷爷喊他，问浇花的情况。他淡淡地说：还好。其实他本想说说巧克力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：哼！我是男子汉，不说也罢。

吃过饭他主动收拾了饭桌。见奶奶端过洗衣盆，他忙说：我的衣服自己洗。奶奶愣了一下：长大了，知道疼奶奶了，有这心思我就知足了。

在屋里转了一圈儿，他觉得心里鼓胀着什么，总想找点儿活干。可实在没啥可干，只好上街了。出门不远，就见温晓妮正给自行车打气，他哑着嗓子：小同学，让我帮你吧。温晓妮笑了：你啊，不用，谢了。若是在往日，他肯定会阴阳怪气地来一句：不用帮拉倒，谁稀罕？可今天却微笑着摇摇头。

第四次，他浇完水看也没看巧克力就“砰”地关上了门。坏了！钥匙落屋了。

他急匆匆地找爷爷。爷爷皱眉：你啊，丢三落四的毛病可得改改了，别着急……说着变戏法似的摸出一把钥匙。他瞪大眼：你昨有老师家的钥匙？爷爷愣了一下：我……问啥，去找钥匙啊。林宇嘟囔了一句：懒得理你。

三天过去了。林宇说：今天该还钥匙了。爷爷说：给我吧，散步时我们常碰到龙老师。

晚饭后爷爷奶奶去散步。林宇刚想写作业就发现了桌上的随身听，他抓起来追出去。

刚到广场就听到了爷爷的笑声，老师真回来了，正跟爷爷奶奶说话。感谢老师给他这个成长的机会……爷爷的声音。

“死老头子，原来就瞒我啊？”奶奶说。

“哼！你知道，早泄密了。”

奶奶说：老师这招好，小宇宙这些天懂事多了，谢谢龙老师。

老师笑了：“谢啥哩，该我谢林宇啊，花侍弄得很好，从这事看，他以前那些小毛病，都是能改正的……对了，巧克力带给他，给他的奖励……什么？我吃？我怕胖哎。”

林宇不想露面，转身撤了。

爷爷奶奶散步回来，正写作业的林宇抬起头：看咱家，一点绿都没有，像沙漠，该养几盆花啊。

## 祖国我想对你说

(组诗)

何兆轮

1

我的月光，从今夜出发  
照耀的地方  
叫作家乡

我的赞美，从今夜抵达  
家乡的麦浪  
漫过祖国的秋天

今夜，风放进睡眠  
明朗的月光照耀孩子的梦乡  
唇边的呓语是无垠麦浪  
将秋天推远，此时  
我不想吵醒酣睡的秋虫  
大地满脸幸福  
一如今夜的月光  
与乡愁相遇

好像读一首润物细无声的诗  
滋润麦子和我的生长

2

露珠挑灯，星夜漫长  
我想：此刻，每一株小草  
都会倾听一个守望者  
来自内心的鸣唱

祖国的秋天  
雨水洗净的麦穗  
摇曳火焰般的成熟和向往  
从祖国的版图眺望家乡  
我的热泪是今夜的月光  
通往慈母和游子的远方  
有亲情感摸过的指纹

麦浪漫过祖国  
月光照耀家乡  
今夜，我和孩子们听见  
大地的歌唱来自秋天的胸膛  
光荣与梦想  
高过一切沧桑

3

1970年秋天  
我出生在一个小乡村的土炕上  
这里就是我的家乡  
一只听话的小花狗  
从童谣中长大，记忆  
盛开野花和婆婆丁

妈妈教我认识了  
祖国。哺育我成长的两个汉字  
顶着圆润的母语拼音  
成为我一生走不出的土地  
与爱无边的浩渺星空

今夜，轻轻品咂幸福的味道  
有甜蜜也有苦涩  
只有满天星斗睡得很熟  
迷醉于月桂花香

4

七十年前的今天  
我还没有出生  
但爷爷在乡村  
奉献青春和汗水的故事  
积攒我笔端一抹朝霞  
之后，美好的梦想  
就像村头小河里的鱼一样  
游走于炊烟升起的地方

擦亮每一滴露珠  
穿过每一缕虫声  
巴掌大的家乡是祖国  
吉祥如意的小村庄  
盈实的麦喂养我和下一代  
一起在秋天里成熟

于是，想起母亲说过  
劳动者的名字历练风雨  
比一切赞美还要至高无上

5

祖国，我想对你说  
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麦浪  
依然在秋风中荡漾  
十三亿株盈实的麦穗  
打开秋天的眺望  
麦穗的光芒  
映射着神圣和尊严

东边迎来日出  
西边接回月亮  
祖国，母亲一觉醒来  
是否感觉疼痛  
五十六把镰刀已收割  
七十载的燎原星火

与播种或耕耘息息相关  
与春华秋实骨肉相连

## 故乡明月

唐海林

来游去的鱼，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出现在荷塘。

故乡只有一个，其余都叫他乡！

四

当月光散发浓郁的香味，飘散在大街小巷。

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要来了。此时，我的内心总是无法绕开，笔总是沿着唐诗宋词的韵味，一遍遍转动着乡愁的玉盘。

秋蝉鸣树间，玄鸟逝安适。诗词里的中秋，总是被一代人丢了，又被另一代人捡起，依然没有离开这片乡土。

诗歌的国度——思念和团圆是一种既定的格式，不需要任何创意！

五

老宅的门槛，是岁月的脸谱，磨得越光滑，就越沧桑。邀月者，月邀乎，每一道沧桑的门槛都可以盈满月光。

离得再近，走得再远，此心安处是吾乡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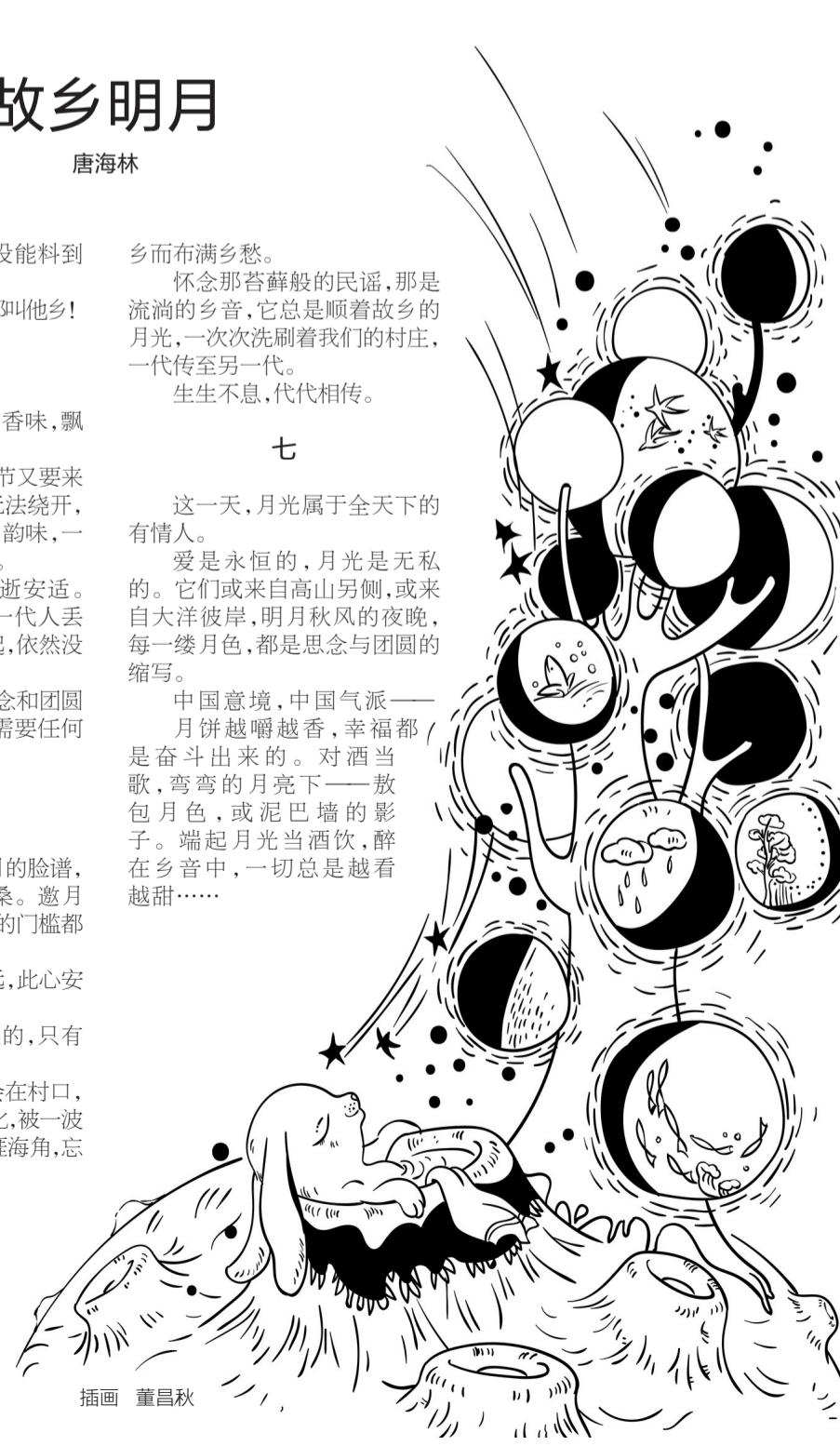
月光是心情调出来的，只有懂的人可谓知音。

每一次离乡，我总会在村口，被一行行温暖的目光融化，被一波波深情的乡音灌醉。天涯海角，忘不掉故乡……

六

遥远的城市，我在想：中秋那天，城市里那棵大树顶上的鸟儿，肯定也会如往日一样，喊着亲人家。

乡愁，皆因属于异



插画 董昌秋

## 聆听月亮的抒情

陈海金

早该让晚风低低地吹  
抚摸白发的芦苇  
岸边，冷露打湿的等待  
是疼痛千年的暗疾  
曲水流韵，故乡  
是醉了醒，醒了又醉的情怀  
唤起多少游子  
日复一日的梦呓

早该让星光轻轻地闪  
这美丽的辞藻  
直抵秋天的心事

桂花的芳心，暗动  
在巷口，院落古道  
怀想青春的梦

谁的马蹄声声，一路追寻  
谱一曲深情的旋律

早该让月亮悠悠地唱  
任菊花消瘦的清影  
缠绵，摇曳，起舞  
让中秋，捧出月饼  
这一枚枚家书上的邮戳  
被爱的目光，读出  
一条条通向团圆的路  
拓印成亲情的版图